

●連載系列 黑珍珠比利⑤●

# 懷著疑問驚訝 抱傷上場踢球



記者 高正源／特稿

比利碰到的麻煩，不是來自隊醫，而是隨隊的心理醫師，還好巴西人有一種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特性，雖然聽進去了，但不太相信任何人在任何方面的意見。使得連國家隊教練都希望比利膝蓋傷趕快好，趕快上場比賽。

在比利向團長提出自己的想法後，雖然隊醫高斯林又是反覆地幫他檢查，且傷勢復原的速度比隊醫預期的慢，但隊醫卻告訴他，如果有勇氣接受更艱苦的治療，相信他至少能在幾場比賽中出場。

這個艱苦治療，就是要他在把毛巾沾著滾燙的水，比利形容這水溫度足以使鋼鐵彎曲，然後包著膝蓋傷處由按摩師按摩，高斯林每天固

定檢查他的傷處，使用這種超熱敷療法後，每天都對比利說好很多了，這讓比利滿心充塞著期待。

但隨隊心理醫生約翰卻有另一套看法，約翰要每個球員都畫一幅人像，在約翰的解讀中，用最複雜的線條畫好人像的球員，一定是最複雜世故的人，用兒童式的簡單線條，把人像速寫而成的球員，一定是不複雜不世故的人，這兩種人適合擔任左右翼，且認為中鋒應該具有防衛性，守衛的人應該要有侵略性，至於理論是根據什麼，約翰從來不解釋，就依著這個理論向教練團提出對比利的看法。

比利還很幼稚，他太年輕，因而缺乏鬥志，不懂得進攻、不懂得做適度的反應，不能成為好中鋒。此外他沒有具備團隊比賽非常重要的責任感，所以，不應該讓他參加世界杯比賽。約翰如此對教練說，教練只回一句話：「你也許百分之百正確，問題是你對足球一無所知，等比利的膝蓋一好，他就會立刻出場。」一九五八年世界杯足球賽，比利隨著巴西代表隊一起到了瑞典，第一場對奧地利之戰，他沒有上場，第二場對英國之戰，他也沒有上場，就在隊醫及心理醫生交相對他有所看法的煎熬下，第三場對蘇俄比賽前，隊醫高斯林突然告訴他，可以上場比賽了，而當他真的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先發名單上時，興奮的心情，絕對

無人能完全體會。

比利在回憶錄中，會特別提起心理醫生約翰這一段，是因為幾年後，約翰對他承認當初犯了錯誤，但約翰後來把整套理論用在足球上的研究，及年輕球員的發展，卻有相當的貢獻，所以他認為約翰畢竟還是個好教授。

對蘇俄之戰，當兩隊球員一個個從更衣室跑進場時，比利覺得所有在場的球迷都在談論他，而且認為他不是巴西隊認定的福將，就是教練朋友的兒子，他不可能是教練的兒子，因為教練是白人，而他黑得跟木炭一樣，而且現場的廣播員及採訪的記者都在查他的名字，穿著十號球衣的小孩子叫什麼名字，巴西怎麼會沒有人到派小孩子參加世界杯？

當樂隊奏著巴西國歌時，比利心裏想著，一九五〇年他九歲時巴西主辦世界杯，在自己國家，冠軍戰竟然輸給了烏拉圭，一九五四年巴西隊表現有夠爛，更別提了，這一屆派個小孩子參賽，大家開始為巴西深表同情了，他還問自己能代表巴西到這裏，難道是一場夢嗎？突然間，他從各種驚訝及亂想中回神，堅定的提醒自已，不是胡思亂想的時候了，必須全神貫注，可是當他再看看長得一個個比他們高大的蘇俄球員時，心又往下沉，尤其長得像巨大的門將，會讓球從他的身邊通過嗎？